

宴罷，穆天子向西王母告辭，西王母便唱一首歌送別，

歌道：

『白雲升在天空，
山陵自然現出；
只可惜路太遠了，
中間有重重的山川阻隔——
但願你不死，
還能再來。』

穆天子也答唱一首歌道：

『我回到東土，

和治諸夏，（九

等萬民都太平了，
再來見你——

大概不出三年，
就可以重到此地。」（一〇）

注（一）周朝——在商朝之後，周武王滅商紂而有天下，起民國前

三〇三三年，終二一六七年。

（二）驥丁乂、驥ㄌ一又，緣耳，赤驥、牛一，白犧、丁一，渠黃，
踰輪，盜驪、ㄌ一，山子——皆良馬名。

（三）造父、𠂔乂（讀作甫）、柏夭、幺——皆古之善馭馬者。

(四) 巨蒐ム又氏之國——國名。

(五) 白鵠ハクシタ——鳥名，即天鵠，全體白色，頸長。

(六) 崑崙クンム——中國最大的山脈，起葱嶺，蔓延於北部西部中部之地。

(七) 西王母——姓楊，名回，是女仙的首領。

(八) 瑶池——在龜山、崑崙之圍，閨風之苑。

(九) 我們漢族，古時亦稱諸夏。

(一〇) 二詩譯自穆天子傳。

▲人造的人

穆天子從崑崙山歸來，還沒有回到中國地界，路過一國

，那國王，把一個能造種種機器的巧工，名叫偃師的，獻給穆天子。

穆天子傳偃師進見，問道：「你有什麼技巧，能製造什麼東西？」

偃師道：「隨陛下（二）的命令，你要什麼，我就能製造什麼；不過我已經有一個非常巧妙的東西，造好在那裏，陛下可以先賞識賞識。」

穆天子說：「好的，明天帶來給我看。」

明天，偃師便帶了一個人，來見穆天子。

穆天子問道：「你同來的是誰？」

偃師說：「那就是我造的人，能設做戲的。」

穆天子詫異道：「哦！人可以造的嗎？」說着，便走過去仔細看。

那個人造的人，走路，有時快，有時慢，和眞的人一樣。頭，有時低下去，有時抬起來，也和眞的人一樣。偃師將他的面頰一按，他就唱起歌來，聲調很合音律；把他的手一捧，他就舞蹈起來，動作都合節拍：千變萬化，隨人的意思，要他怎樣便怎樣。和眞的人表演歌劇，完全一樣。

穆天子看得呆了，便叫隨身的妃子、宮人，都出來一同看。

戲快做完了，那個人忽然回轉頭來，向穆天子身邊的一個妃子，使眼色引誘她；穆天子看見了，便勃然大怒，要殺偃師。

偃師慌了，忙將那人拆散，給穆天子看。原來都是些木頭、皮革，黏上膠漆，塗上彩色做成的。裏面的肝、膽、心、肺、脾、腎、腸、胃，外面的皮膚、筋肉、骨骼、肢節、毛髮、牙齒，都是假的；可是樣樣完備，件件俱全，沒有一種缺少的。

穆天子有點不相信，叫偃師再拼合起來，果然仍舊變成好好的一個人，和初見時一般無二。

穆天子還有點不相信，叫偃師再把那人的心除去，那人
的嘴，便不能說話；把肝除去，那人的眼，便不能看東西；
把腎除去，那人的腳，便不能走路。

穆天子才很相信，很歡喜的稱贊偃師道：『好本領，你
的本領真好！你竟能巧奪天工了！』

一面，他就吩咐再備一乘車子，載了那個人造的人，帶
回中國來。

注(一)陞。兮一下——專制時代，臣子對君主之稱。

△神遊

西極(二)地方的某國，有一個魔法師(三)，到中國來，見穆

|天子。

那人法術高強：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；射一箭，發一彈，都能貫通金石；能把山嶺變成江河，江河變成山嶺；又能把村鎮城邑，一忽兒移到這裏，一忽兒移到那裏；騰在虛空之中，也不會跌下來；觸着實在的東西，也不會被阻礙，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。

穆天子非常尊敬他，供奉他和供奉神明一般，天天殺牛宰羊，請他吃；又召集天下的巧工，用盡府庫的錢財，造了一座高可凌雲的中天臺，給他住。

有一次，穆天子和他在中天臺上飲酒；左右侍奉的人，

剛剛上了菜，斟了酒；兩人剛剛入了席，他便說：『陛下，我帶你到天上去遊歷，好嗎？』

穆天子求之不得，連忙說道：『好極了。但是怎麼上去呢？』

他說：『你拉住我的衣袖，就行了。』

穆天子拉住他的衣袖，固然騰空而上，到了中天，他停住了，說道：『這裏就是我的住宅，請陛下進去歇息一會兒吧。』

那住宅，全用金銀構造，高出雲表^(三)，又看不出下面的基礎在那裏；走近門前，但見門楣上絡着一串顆顆像核桃一

般大的明珠，成個半圓形，光彩耀目；門框上鑲着種種寶玉、寶石、珊瑚、瑪瑙之類，五色繽紛(四)，晶瑩燦爛。

他引穆天子進去，設宴款待；又吩咐樂隊舞隊，奏樂起舞。這時，穆天子口所嘗的，都是人世未有的異味；鼻所聞的，都是人世未有的奇芳；目所見的形色姿態，耳所聽的聲調韻律，也都是人世所無的，以爲這一定就是天帝住的清都紫微宮(五)。

再低下頭去，望望自己的宮殿，從前覺得很高大的，現在已經小得和積木一般；自己的園囿，從前覺得古木參天，非常森嚴的，現在也和一堆亂草相似；於是，穆天子就決定

要留在那裏，不想再回到地上來了。

過了不知多少時候，他又請穆天子出遊，到了一處，仰不見日月，俯不見河海，種種輝耀的光線，從四面八方射過來，穆天子眼眩不能看；種種強烈的聲浪，從四方八面送過來，穆天子耳鳴不能聽；只覺得四肢百骸，跳盪不寧，心意精神，驚悸不安；便連忙說道：『這裏不好，這裏不好，送我回去吧！』

他聽了，將穆天子一推，穆天子便覺得從空中墜下，嚇出一身冷汗，醒來一看，原來仍舊坐在中天臺上，座位一點也沒有移動；左右侍奉的人，仍舊是這幾個；面前的酒，還

是剛斟下來的樣兒，混沌沌的；菜，還是剛擺上來的樣兒，熱烘烘的。

「咦！怪呀！」穆天子詫異極了，說。又回頭問左右侍奉的人道：「我不是剛到天上去過嗎？」

「陛下，不，你只打了一個磕睡。」有一個侍奉的人回答說。

「嘎？」穆天子一面說，一面對他看。

他便解釋道：「陛下，我們是神遊，形體沒有動啊！」

注（一）西極——西方極遠之地。

（二）魔——法師——長於變幻魔術之人，俗稱變戲法者。

(三)雲表——在雲之上面，極言其高。

(四)纊勾——紛——雜亂的意思。

(五)清都紫微宮——天帝所居的宮闕。

▲紀昌學射

甘蠅，(一)是古時很會射箭的人。百步穿楊，箭無虛發。只要他把箭一上弦，弓一張開，飛禽看見了，知道逃不了，便自己撞下地來；走獸看見了，也知道逃不了，便自己伏下地去。

飛衛(二)是甘蠅的弟子，在甘蠅處學射，可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後來他的技藝，比甘蠅更精；當時說到射箭的能手

，大家都推他第一。

又有一個人，名叫紀昌^(三)，有志學射，苦無名師指教。他聽到了飛衛的聲名，便收拾行李，帶了束修，往飛衛家裏去，要拜他爲師；並且打好主意，一定要學成功了，然後回家：

他走了十天十夜，才到飛衛家裏，陳述來意，獻上束修，又行了弟子之禮；飛衛只向他一看，便搖搖頭說：『不行，你的眼睛還要眨動，不能學射。你且回去，先練習眼睛，練習得不眨動了，再來見我。』

他一團高興跑來，抹了一鼻子灰，怏怏回家。

他回到家裏，便天天躺在他妻子織布機的下面，仰着頭，睜着兩眼；眼的上面，正當那梭子移動的地方。起初，梭子在上面穿來穿去，一到他的眼睛面前，兩眼便不由作主，閃閃眨動；後來漸漸好了。這樣的練習兩年，就是用錐子向他的眼睛刺去，也一點不會眨動。他高興極了，趕緊收拾行李，再往飛衛家裏去，心想此去總不致再被拒絕，一定可以學成功了。

他走了九天九夜，又到飛衛家裏，把自己的工夫，很得意的對飛衛說了，飛衛又只向他一看，便搖搖頭說：『不行，你的眼睛雖然不眨動了，但是眼力還不够，極小的東西，

還看不清楚。你再回家去練習，練習到你的眼力，看小的東西和大的東西一樣，看隱微的東西和顯著的東西一樣，再來見我。」

他一團高興跑來，又抹了一鼻子灰，快快回家。

他回到家裏，便捉住一個蟲子，用一根頭髮繫着腳，掛在窗前，天天對着望去。過了十天之後，望去那蟲子便漸漸大了：起初像黃豆一般大，其次像銅錢，其次像銅圓，其次像鴨蛋，其次像鵝蛋，其次像碟兒，其次像盤兒；到了三年之後，那蟲子望去竟有車的輪子一般大了。再看別的東西，一切都大得像一座山了。他便拿起弓箭，對準那蟲子射去，

這箭剛穿過蟲子的中心，那根頭髮，卻並不斷。他高興極了，又趕緊收拾行李，再往飛衛家裏去。

他走了八天八夜，又到飛衛家裏，把練習的結果，很得意的對飛衛說了；飛衛滿面高興，頓頓腳，拍拍手，說道：「着啊，着啊！你已經會了，不必我再教了！」

有志竟成，他已經學成功了；可是他還有一個疑問，他想：「我的本領，也算高強了；但不知飛衛的技藝，究竟比我何如？」

一天，他在野外，遠遠的見飛衛來了，便從腰邊箭袋裏，拔出一枝箭來，搭在弦上，對準飛衛射去；飛衛不慌不忙

，還射一箭：紀昌的那枝箭，像流星一般飛過去，飛衛的那枝箭，像閃電一般飛過來，到了中央，兩枝箭，頭對頭，恰恰碰着，一撞，力量剛剛抵銷，同時落在地上，聲息毫無，灰塵不起。

紀昌又射一箭，飛衛又還射一箭，仍是老樣兒，箭頭對箭頭碰着，同時落在地上。

他們儘這樣的對射過去，到最後，紀昌還剩一枝箭，飛衛卻沒有箭了，便隨手折了一枝荆棘，等紀昌的箭射過來，用荆棘刺的尖頭，一擋，竟不歪不偏，恰恰擋住了紀昌的箭頭，箭落在地上了。

紀昌便撇弓在地，跑過去，向飛衛下拜道：『先生，你
的技藝，實在的確比我好。』

注（一）甘蠅——古之善射者，箭發，禽獸皆不能免。

（二）飛衛——古之善射者，學射于甘蠅，本領比甘蠅好。

（三）紀昌——古之善射者，學射于飛衛。

▲愚公移山

太行（一）王屋（二）二山，有八萬尺高，七百里見方。本來都
在冀州（三）的南面，河陽（四）的北面。

北山愚公（五）年紀快到九十歲了，他的住宅前面，正被這
兩座大山堵塞，所以出門到別處去，必須繞過山腳，兜個大

圈子；從別處回到家裏來，也必須繞過山腳，兜個大圈子。因爲這兩座山的阻礙，他一生一世，白走的冤枉路，不知多少了。

有一次，他出門到別處去，要辦一件要緊事情，雖然日夜趕路，腳上起了重重的繭，也不歇息，可是因爲兜了一個大圈子的緣故，到了那裏，時機卻已經錯過，那件要緊事情，已經來不及辦了；他不但空走一趟，並且白賠了許多路費，白費了許多精神，他懊惱極了，只得沒精打彩的回家。一路走，一路決意要除去這兩座大山。

他到了家裏，便召集全家的人，商議除去這兩座大山的